NANTANGSHI

上编　南唐的崛起

升元元年（公元九三七年）至升元七年(公元九四三年),烈祖李昇在位，这是南唐政权建立和迅速发展的时期。

南唐历史的开端可以上溯到吴天祐十五年(公元九一八年)。自李昇辅政以来，内谋其家，外谋其国，二十余年之间，不仅实现了吴唐禅代，而且在各个领域之内除旧布新，使南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中举足轻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吴唐禅代

一　李氏家世之谜

齐国升元三年（公元九三九年）二月，做了一年多大齐国皇帝的徐知诰，应大臣之请，复姓李氏，更名曰昇，改国号为大唐。但是，在撰定宗谱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这位自称唐室苗裔的李昇，竟然无法确认自己的祖先。经过大臣反复商议，挑来拣去，最后选中唐宪宗第八子吴王李恪作远祖，又随意编排了李恪以下至李昇凡十代的世系，总算了结了这场公案。

从那时起到现在，中间经过了一千多年。历史的长流不仅冲淡了人们的记忆，而且也模糊了史书的墨痕。聪明的南唐史官虽然在登录李昇世系的同时，也如实地记载了李昇编造世系的经过，从而巧妙地向人们透露了这场骗局，但是，从历史有幸遗留给我们的残篇断简之中，究竟找得到多少符合事实真相

的文字，还很难说。

现存有关李昇家世的文献记载，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就宋人的记载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江南录》、《江南野史》、《陆氏南唐书》根据李昇自己的选择，说他是宪宗子吴王李恪的后代；《周世宗实录》说他是玄宗子永王李璘的苗裔；《蜀后主实录》说他是薛王李知柔之子；《江表志》说他是郑王李元懿疏属之枝派；《江南别录》、《马氏南唐书》则仅称其为唐之宗室，没有具体指明是谁的后代。

上述诸种说法虽有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李昇是唐宗室的后代。不过，从文献记载中透露出来的李昇编造世系的情况来看，这些说法都很值得怀疑。《资治通鉴》载：

> 唐主欲祖吴王恪。或曰：恪诛死，不若祖郑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吴王孙祎有功，祎子岘为宰相，遂祖吴王。云自岘五世至父荣。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历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为世。陛下生于文德，已五十年矣。遂从之。

《十国纪年》在分析李昇世系时，进一步指出

> （李昇）曾祖超、祖志乃与义祖（徐温）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会也。

李昇编造世系时冒用养父徐温祖辈之名，并不见得是一时的疏忽。其中原委，大概与李昇感念徐氏之德有关。《资治通鉴》载，李昇即位以后，奉徐温为义祖。及李昇复姓，群臣言：“义祖诸侯，不宜与高祖、太宗同享，请于太庙正殿后别建庙祀

之”。李昇曰：“吾自幼托身义祖，非义祖有功于吴，朕安能启此中兴之业？”群臣乃不敢复言。

李昇冒称唐室后代，当时人即有微辞。《天中记》载：

> 金陵李氏始以唐号国，钱文穆王闻之曰：金陵冒氏族为巨唐，不亦骇人乎？沈韬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乡校间有姓孔氏者，人则谓云孔夫子，复何怪哉！王大笑，赏卮酒。

《新五代史》鉴于上述诸说的矛盾牴牾，疑李昇“世本微贱”。但是，“世本微贱”与“唐室苗裔”相比，虽然较为可信，却同样缺乏根据，结论未免有些草率。因此，关于李昇的家世，最合乎逻辑的，倒是《十国纪年》的说法：李昇少孤而遭遇世乱，“莫知其祖系”。其实，就当时的情势来看，可能连他的养父徐温也不大清楚自己这个养子的真实来历。

李昇的祖先无可稽考，李昇的生父是谁，同样也是一个弄不清楚的问题。

一般的记载都认为李昇的生父是李荣。但是，有关李荣的身世和下落，同样是众说纷纭。《陆氏南唐书》载：

> 荣性谨厚，喜从浮屠游，多晦迹精舍。

《马氏南唐书》载：

> 荣性谨厚，适丁世乱，晦迹民间，号李道者。

陆、马两部《南唐书》的记载可代表现存有关文献的大多数说法。其间大同小异，无须备录。唯《江南野史》记载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荣有器度，不事产业，每交结豪杰，以任侠为事。属时离乱，群盗蜂起，朱梁统制天下，而杨行密专据淮南。荣乃感愤，欲图兴复之志，然无少康一旅之众、数十里之地。久之，闻海贼夏韶众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往说韶曰：仆大唐之后，少失怙恃，遭时多难，先祖基业，荡然横流，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遗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绝，其间子孙，必有兴者。吾虽不调，夙蕴壮志。闻公英雄，士卒勇劲。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贵。苟成霸业，古贤鱼水，未足为遇。韶感其言，于是从之。遂率众自海入淮， 转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间，众至数千人。行密因自帅师攻之，数败，乃为所擒。因捕其家，尽诛之。

从一般的角度来看，事情很简单：当时曾经有过两个李荣，一个无所事事，不知所终；另一个则英雄任侠，为杨行密所杀，其中之一便是李昇的生父。但是，联系前述有关李昇祖先的情况来分析，这两个自称唐室后代的李荣是不是李昇的生父，就很值得怀疑了。《江南野史》、《马氏南唐书》以及其他一些文献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 信王景达先娶（李）德诚女。烈祖复姓，有司以同姓非礼。制曰：南平王（李德诚）国之元老，婚不可离。信王妃可氏南平。

如果李昇原即姓李，绝不会与同姓通婚，这是中国古代礼法的通则。况且李景达生于吴顺义四年（公元九二四年），徐温病卒之时，李景达年方四岁，不可能成婚。此后，李昇已经控

制了吴国政权，这时成婚，也不存在迫于徐氏压力的问题。李昇复姓，李景达十六岁，与李德诚之女成婚，大概就在这以前不久。由此看来，李昇即位的时候，不仅没有冒充唐室后裔的打算，甚至从未考虑自己原来姓李这件事。既然李昇不可能是唐室苗裔，而且原来也不姓李，那么，无论哪一个李荣,都不可能是李昇的生父。

除了上面的记载之外,关于李昇的生父,还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蜀后主实录》，称李昇是唐嗣薛王李知柔之子；另一种是《玉壶清话》，说李昇的生父是唐宗室远支、徐州判官李志。这两种说法，从李昇姓氏世系的情况来考虑，显然不足为据。第三种说法来自《吴越备史》。其说云：

> 昇本潘氏，湖州安吉县人。父为安吉砦将，尝因淮将李神福侵我吴兴，掳潘氏而去，昇遂为神福家奴。徐温尝造神福家，见而异之，求为养子，至是乃隐本族而冒徐姓焉。后尝致书于我，以毗陵求易吴兴，仍引祊田为说，则本潘氏明矣。

《吴越备史》的说法如此肯定，似乎不由人们不信。但是，遍查五代十国史籍，李昇致书吴越以求易地之事绝无痕迹；书信原文不详，亦不见其他文献引用，看来并无真凭实据。况且李昇精明过人，既然已经冒称唐室苗裔、改易国号，如何肯自找麻烦，授人以话柄？沈韬文与钱文穆对话，以孔氏与孔夫子为喻，尚且认为李昇以姓李而冒称巨唐，如吴越确知李昇来历，此话又从何谈起。正如《十国纪年》所指出的那样：

> 昇复姓附会祖宗，故非唐后；而吴越与唐人雠敌，备史亦非实录。

李昪生于唐文德元年（公元八八八年），幼名彭奴，后来成为吴国权臣徐温的养子，遂冒姓徐，取名知诰，字正伦。关于李昪生于何地，如何落入徐氏门下，也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江表志》载：

南唐高祖姓李讳知诰，生于徐州，有唐郑王疏属之枝派。父志祖荣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为尼，出入徐温宅，与温妻李氏同姓。帝亦随姊往来。温妻以其同宗，怜其明慧，收为养子，居诸子之上，名曰知诰。

《江南野史》载：

先主……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于任所。父荣……数败，乃为（杨行密）所擒，因捕其家，尽诛之。时先主方数岁，且异常儿。濠上一桑门与行密有故，乞收养为徒弟。后行密大将徐温出师濠上，见先主方颡丰颐，隆上短下，乃携归为己子。

《旧五代史》载：

李昪，本海州人，伪吴大丞相徐温之养子也。温字敦美，亦海州人，初从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起兵于庐州，渐至军校。唐末，青州王师范为梁祖所围，乞师于淮南，杨行密发兵赴之，温时为小将，亦预其行。师次青之南鄙，师范已败，淮兵大掠而还。异时幼稚，为温所虏，温爱其慧黠，遂育为己子，名曰知诰。

《吴越备史》的说法，前已述及，此不再录。

最流行的说法是《陆氏南唐书》的记载，其说云：

> 烈祖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伦，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帝以光启四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彭城，六岁而孤。遇乱，伯父球携帝及母刘氏避地淮泗，至濠州。乾宁二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见而奇之，养以为子。行密长子渥恶帝，不以为兄弟。行密乃以与大将徐温，曰：是儿状貌非常，吾度渥终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诰。

此外，《马氏南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诸书所载，与此大同小异。

关于李昇的出生地，当属《旧五代史》的说法较为可靠。其书大多取材于实录，此处关于李昇出生地的记载，也许即来自久已亡佚的《南唐烈祖实录》。《江南余载》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 烈祖尝以中秋夜玩月延宾亭，宋齐丘等皆会。时御史大夫李主明面东而坐，烈祖戏之曰：偏照陇西。主明应声对曰：出自东海。皆以帝之姓为讽也。

李主明所说的“东海”，指的就是海州。李昇辅吴之际，谶言纷纷，有道人云“东海鲤鱼飞上天”[①]，时人传之，流布甚广。李昇即位，闻者莫不以为应验，从中亦可知李昇确系生于海州。

①《钓矶立谈》知不足斋丛书本。

这里还牵涉到李昇原来的姓氏。按照《江南余载》的说法，似乎李昇原即姓李，所以才会与李主明在延宾亭赏月时，说“偏照陇西”。不过，这样一来，李昇复姓以前与李德诚联姻，就成为无法解释的事情了。延宾亭系李昇篡吴之前为招纳人才所设，此事即应发生在这一时期之中，当时，没有任何人包括李昇自己谈到过他的姓氏问题。其实，“皆以帝姓为讽”云云，是《江南余载》作者的疏忽之辞。恰恰因为李昇原来并不姓李，而席间偏偏有一位姓李的客人面东向月而坐，李昇才会说：“偏照陇西”,恭维客人的姓氏;而李主明则对以“出自东海”,奉承主人的地望。如果李昇原即姓李，又坐在别的方向，则“偏照”之说，无由而起，更何况李昇绝不会拿自己的姓氏与未来的臣子开玩笑。

至于“东海鲤鱼飞上天”之谶，《十国春秋》的解释是：

> 鲤者，李也；东海，徐之望也。盖言李氏起自徐氏而为君也。

这一解释，很值得进一步的推敲。谶语应验，有两种情况。一是谶语先出，而野心家借机附会；二是野心家出于需要，自己编造、传播，借以迷惑世听。如果李昇的情况属于前一种，则必须大体相符，否则无法附会；如果属于后一种，又不必转弯抹角，编造得十分悬远，令人费解。因此，无论属于何种情况，这一谶语必有与李昇真实身世相符之处。从文献记载来看，此谶出于李昇得势之前，不可能与他的身世完全相符，而其中的相符之处，应该就是地望。至于“鲤”与“李”的符合，则是后来的事情，大概也是李昇之所以冒称唐室苗裔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李昇如何成为徐温的养子，各种说法都有一些难以解

释的矛盾。

《旧五代史》所载李昇被徐温掳为养子的经过,与李昇生于海州，而后人莫知其祖系的情况相合。因为按照其他说法，李昇成为徐温养子的时候，或其姊李某、或其父潘氏、或其伯父李球与其母刘氏尚在，则李昇祖先的真实情况，必昭然于世，断无失考难稽之理。即使后来李昇冒称唐室苗裔，真相也不会完全泯灭，以致出现众多矛盾牴牾、漏洞百出的记载。这种现象，只有李昇年幼被掳，才有可能发生。战乱之中，四处抢掠而又急于撤走的军队绝不会去关心一个被掳孤儿的祖先究竟是谁，这正是导致李昇家世失考的直接原因。但是，上述说法也有解释不通之处。王师范被朱温围攻，求救于杨行密，事在唐天复三年（公元九○三年），当时，李昇已经十六岁，不能称之为“幼稚”。而杨行密攻克濠州，则在唐乾宁二年（公元八九五年),李昇刚刚八岁,与‘幼而被掳’之说正相符合。由此观之，李昇如何落入徐温之手,倒是《马氏南唐书》、《陆氏南唐书》、《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诸书的说法较为可信。

现存有关李昇身世及祖系的文字记载，大多来自传闻，而且含有猜测的成分在内。从中我们仅仅可以断定：李昇既非唐室苗裔，也不姓李。他生于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幼孤，后来流落濠州，为杨行密所掳。由于杨氏兄弟不能容纳，遂送与徐温，成为徐氏养子。

值得注意的是，李昇六岁方孤，被掳时至少已经八岁，而且天性慧黠，“异于常儿”，即使记不得自己的远祖，但却不大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更不会忘记原来的姓氏。不过，既被掳为养子，寄人篱下，便不免有许多苦衷。抢掠者无暇深究细考，被掳者则不便大肆宣扬，知情者自然也就寥寥无几。后来，李昇发迹，对自己原来的身世讳莫如深，也无人敢去认真追究。及李昇‘复姓’,冒称唐室苗裔而公诸于世,时人虽有疑惑之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却无由得知底细，于是以讹传讹，衍出各种各样的传说。至于李昇家世的谜底，恐怕已经随着李昇的死去而被埋进了坟墓，永不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了。

二　内谋其家

李昇幼孤而被掳，饱尝了做养子的辛酸。关于这一段时间里李昇的生活情况，文字记载极少，我们仅知道他境遇不佳，幸有养母李氏的庇护，才没有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但是，李昇毕竟天资颖悟、善伺人意，虽常遭荼毒，仍隐忍不发。史书记载说：

> 知诰……奉温尽子道，温妻李氏又以同姓故，鞠养备至。常从温出，不如意，辄杖而逐之。及归，拜迎于门。温惊曰：尔在此邪！知诰曰：为人子，舍父母奚适？父怒而归母，子之常也。温由是爱之。①

李昇成年之后，娶吴升州刺史王戎之女为妻。王氏性情温顺，颇明妇道，夫唱妇随，深得养父的欢心：

> 义祖常卧疾床蓐间，烈祖夜不解带，或闻馨欬声，必率妃与偕往。义祖问何人至，烈祖曰：知诰在斯。又问：彼更何人？对曰：知诰之妇。累封魏国君。未几

① 《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纪。

薨，义祖为感叹者久之。①

王氏死后，李昇复娶宋氏。宋氏小字福金，是江夏人宋韬之女。宋氏年幼流离于乱兵之中，为王戎所掠。后随王戎女归李昇，为媵妾。王氏卒，立为继室，即元敬皇后。关于宋氏的来历，《马氏南唐书》、《江南野史》说她年幼被掳，为徐温之侍姬，王氏卒，赐予李昇。观徐温之为人，当不至此，野史传闻，未必实有其据，不可尽信。

青年时代的李昇，姿貌瑰特，目瞬如电，语言厚重，望之则威仪慑人，与语则翔雅得体。徐温曾命其主持家务，以试其才具，李昇亦不负所望：

> 凡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颁赐物段、出纳府廪，虽有专吏主职，先主能于晦朔总其支费存留，自缗疋之数，无不知其多少。及四时代腊、荐祀特腯、燕馔肴蒸、宾客从吏之费，概量皆中其度。逮嫔婢嬖姥寒燠衣御、纯绮币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给，家人之属，且亡间言。②

因此，不仅徐温很赏识养子的才干，甚至杨行密亦曾对徐温说起“知诰隽杰，诸将子皆不及也”，③

徐温有三位夫人，一共生了六个儿子。长子徐知训、次子徐知询、三子徐知诲、四子徐知谏、五子徐知证、六子徐知谔。李昇以年长“居诸子之上”，④。不过，《江表志》称徐知训为徐

① 《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卷十八南唐四烈祖顺妃王氏传。
② 《江南野史》豫章丛书本。
③ 《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纪。
④ 《江表志》墨海金壶本卷上。

温第三子，宋齐丘亦称其为“三郎”；又《南唐近事》载，徐知询曾称李昇为“二兄”，似乎李昇之上尚有一子。

李昇虽然逐渐赢得了徐温的好感和赏识，但与徐氏诸子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十分和睦。特别是徐知训，常以“乞子”呼之。尝召李昇饮酒，李昇迟到，徐知训面露杀机，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剑乎！”① 李昇虽然曲与周旋，但在内心深处，却时时怀有身世之感。养子的特殊地位，不仅使李昇在明慧的天性之中格外增加了几分狡诈，而且也增加了几分自卑。

李昇九岁的时候，曾经作过一首《咏灯》诗，诗中写道：

一点分明值万金，
开时惟怕冷风侵；
主人若也勤挑拨，
敢向尊前不尽心。②

这首诗堪称李昇当时生活经历与心态的真实写照。虽然作者以“尽心”二字作结，但其核心，却在“冷风”一语。这首诗在当时曾大受赞赏，尤其是徐温，确实感到得意，后人更把这首诗作为李昇聪颖过人的凭据。但是，无论当时或后来，似乎都极少有人从中体会出作者所委婉流露出来的酸楚之感。

吴天祐六年（公元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二岁的李昇借助养父徐温的势力，由元从指挥使擢迁升州防遏使、兼楼船军使，于升州督领水军。次年，又任升州副使，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李昇的养父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人，唐末贩盐为盗。吴太祖杨行密起兵合肥，徐温隶于帐下，为

① 《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卷二吴二高祖世家。
② 《全唐诗》中华书局标点本卷八

“三十六英雄”之一，虽未常有战功，但善于计谋。杨行密克宣州，诸将争相掠取金帛，而徐温独据米仓，救济饥民。后来，杨行密与手下大将朱延寿发生冲突，徐温献计杀之，因此受到杨行密的信重，擢为右牙指挥使，参与军国谋议。及杨行密病卒，徐温支持其长子杨渥继承吴王之位，不久，又与左牙指挥使张颢合谋，杀死杨渥，拥立其弟杨隆演，继而除掉张颢，掌握了吴国的军政大权。

徐温虽然夺得了吴国的政柄,但其地位却并非十分稳固。吴国的勋臣旧将，自唐末以来，追随杨行密，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对这位靠阴谋起家，寸功未立而骤登高位的权臣十分不满。为了应付局面，徐温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打击政敌，另一方面则竭力拔擢自己的子弟，以扩大势力。李昇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登上了吴国的政治舞台。

这一时期中的李昇,表面上虽然是吴高祖杨隆演的臣子,但他的实际身份，却是徐温的爪牙。他的政治前途如何，主要要看徐温对他的态度。对于自己的实际处境，李昇心里十分清楚。只是因为年长，而且徐温急于用人，李昇才得以获得一席之地。亲疏之间，徐温的态度十分明显；拔擢李昇，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李昇所要做的，除了协助养父控制吴国大政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在徐氏门下的地位。

吴天祐九年（公元九一二年）三月，吴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宣州观察使李遇、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观察使陶雅等人痛恨徐温专权,不仅拒不朝觐,而且密议诛杀徐温。徐温察知其谋，派亲信徐玠到宣州游说李遇。李遇慑于徐温权势，允诺入觐，并设酒宴款待徐玠。不料，徐玠烂醉之际，竟对李遇说“君言入谒,是良图也。不尔,则为反矣!”李遇闻言大

怒,回敬道:‘君言遇反,且杀景王(杨渥)者谁也?’,[1] 徐玠使命失败，回到扬州复命。徐温闻报，立即委派淮西节度副使王坛为宣州制置使，遣黑云都指挥使柴再用率升、润、池、歙四州之兵，以李昇为副，送王坛到宣州就任。李遇据城自守，不肯受代。柴再用受命攻城，战事进行了一个多月，没有结果。后来，徐温执李遇少子到宣州城下劝降，李遇不忍再战，开门出降，结果全家被杀。

李遇屠灭，刘威、陶雅等人胆战心惊，相继入朝。徐温官加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基本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李昇因为出兵助战之功，擢拜升州刺史，也算是有了自己的落脚之地。

升州（今江苏南京）位于长江尾端南岸，西界秦淮，东倚钟山，北有清凉山，南有雨花台，地形复杂，山势雄伟，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这里建立冶城以来，当地的经济与文化日益发达。其后，东吴、东晋以及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故有六朝古都的美称。李昇就任升州刺史以后，雄心勃勃，不仅大力选拔人才，去贪用廉，修明政教，而且对升州旧城进行了修整与扩建。五年之中，升州面貌大变。居民繁富，城池坚固，府舍制度十分壮观。据实地考古勘测，其城周围约三十五里左右，规模超过了六朝时期的建康城。后来，明代南京城大体上就是在这座升州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李昇在升州招贤纳士，对徐温来说，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徐温虽然赏识养子的才干，但对他扩大个人实力与影响的举动，却心怀疑虑。就在李昇任升州刺史期间，徐温加官进爵，拜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

① 《马氏南唐书》墨海金壶本卷八义养传。

封齐国公，以升、润、常、宣、歙、池六州为巡属，出镇润州（今江苏镇江），而以长子徐知训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诸军副使，居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辅政，李昇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不仅如此。吴天祐十四年（公元九一七年），徐温巡行到了升州，赞赏之余，却打定了釜底抽薪之主意，把镇海军的治所由润州迁到升州，而改任李昇为润州团练使。

这一变动，对李昇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五年的辛苦经营，一旦付之东流。沮丧之余，李昇求任宣州。因为润州屡经战争破坏，人烟稀少；宣州则历来是繁富之地，到了那里，或许可有用武之地。但是，徐温执意不允。父子二人各怀心腹事，又都不便明白地说出来。正当李昇迟疑不决、无计可施之际，他的谋士宋齐丘私下对他说：

> 昔项羽叛约，王沛公以汉中之地。时皆谓失职左迁，惟萧何赞之，以为语有天汉，其称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度其势，乱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可以定事。更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岁月，其亡聊奈何？①

李昇闻言猛醒，即日启程赶赴润州。

徐知训虽然被徐温安插在吴高祖杨隆演身边，委以“辅政”的重任，朝中大臣畏惧徐温的权势，交口称赞徐知训的才干，誉之为“昌华相公”，但实际上，徐知训并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他对自己的使命毫无认识，怙权恃势，恣意妄为：

①《钓矶立谈》知不足斋丛书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